

禮

義勇武安王集卷之五

明蘄陽顧問編

記

洪熙元年道士李仲謙重修廟記畧

鄉貢進士解州儒學學正海門李永常撰

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當漢末搶攘之日人心搖兀之秋有能竭忠義抗大節審順逆明去就撥漢火於灰冷輔正主於孤弱挺然特立於千百載之上者其惟公之偉歟公勇而有義好誦春秋嘗亡命奔於涿郡與郡人張飛友善俱事先主為之禦侮當是時黃巾賊起董卓搆亂群雄鬪野生民塗炭曹公因之擅竊威柄以圖神器先主以帝室之胄稟寬厚之資禮英賢提孤軍以討漢賊再復舊物公乃委質事之其忠慷慨若秋霜烈日皜皜乎不可尚已觀夫敗于下邳為曹公所執禮遇甚厚

未嘗有忘漢之心焉。勝于白馬，已刺顏良，辭歸先主。曹公熟視而不敢追焉。是何也不過忠盡而義勝耳。逮夫督守荊州，行師樊襄，鳴鼓則曹仁喪膽，揚旗則呂常束手。遂降于禁，斬龐德，胡修、傅芳之徒聞風而受降。於是威震華夏，莫不嚮應。雖曹操之奸雄，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孫權之謀術，尚求婚以結其好。茲非勇冠三軍，為萬人敵，忠義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乎？諸葛孔明嘗謂馬孟起兼文武英雄過人，一世之傑。黜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逸群絕倫也。不幸於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卒于章鄉。悲哉！生于六月二十二日，噫！使其不死，并魏吞吳，有可必矣。奈何！天不祚漢，莫如之何！及其沒，為神明，莫非平生忠義之所為。故廟食無窮也。歟！解寔公之故邦，廟在城西。年久將圯，由崇寧觀道士李仲謙等完而新之。鍾樓臺砌者，民

張敬原等創而建之。正殿簷柱，士民劉恭遠等采而飾之。與夫斯郡耆老鄭大亨等擬立其碑，予惟公之勲業威靈載在，往牒宜乎在漢表為壽亭侯，在蜀為前將軍，東宋封為義勇武安王。故護國保民神，皆以竭忠惠愛為心也。雨暘時若，神皆以敬天盡誠為念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惟髯侯神乎？

成化十四年知州張寧重修廟記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國子祭酒西川周洪謨撰

壽亭廟在解州城西，創於宋。歷代以來，累圯累葺。迨者知州張君寧重搆規制，弘壯其前簷，以石為楹者八樹，表于門之左右者二。其同寅索記按侯解梁寶池里常平村人。東漢末亡命奔涿，與涿人張飛友善。時蜀先主為漢宗室家於涿，志在興復漢

業侯與飛事先主為之禦侮及先主為平原相以侯為別部司馬恩若兄弟又以守下邳又以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久之又拜董督荊州事及先主為漢中王又以侯為前將軍假節鉞其後降于禁誅龐德克定南郡威震中原曹操議徙都以避其銳侯之聲烈可謂盛矣而事竟弗濟者天也於乎侯事利鈍固不必論侯素讀春秋觀其早識先主為漢室之胄而力輔之以除賊寇圖紹漢統是得春秋攘夷狄尊王室之意矣其於義見之明而迪之果豈特後人所謂萬人敵為虎臣而已此侯所以廟食於後世也侯生於解卒於章鄉者其地既皆有廟而今兩京亦有 敕建之祠以及西川之夔西土之臨洮西南徼之永寧思南都勻亦皆有廟貌以供祀事豈非忠義之氣充乎宇宙而英稜曷奕有以致人心之感慕者歟侯始封壽亭追謚為壯侯宋崇寧中追封忠惠公大觀中加封武安王建炎中加封壯繆義勇與武安王而六瀛熙中又加英濟而八今以當時初封者稱遵著令也

成化庚子重修義勇武安王墓祠記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薛綱撰

許舊有義勇武安王祠王之墓亦在焉王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以侯禮葬此邑人祠而祀之創而復廢者不知其幾入國朝至成化三年僉事沈慶始謀建之知縣黃恕復請于朝賜每歲春秋二祭祭禮雖不缺而祠宇日就傾圮十五年冬福建姜君英來知縣事下車首謁王愀然歎曰遍天下皆修美王之祠廟顧于墓所乃如是乎遂捐俸為倡鎮守太監韋公亦有白金之助經始于是年冬之十一月落成于明年六月姜君

英乃令諸生請記予惟王之義勇絕天地窮古今者也豈予文所能暴白哉謹按史志以發揮其要旨王當炎運衰滅曹操虎視中原孫權雄據江東天下士群然蟻附之不復知有漢矣獨王與涿郡張飛南陽諸葛亮同心輔劉先主雖流離患難不忍背棄下邳之戰王為曹所得禮遇之甚厚未幾立效以報曹刺顏良于萬衆中奔馳歸漢君子謂王明大義有國士風及帥衆取襄陽殺龐德囚于禁威震華夏操議遷都避其銳當是時權能知春秋討賊之義思魯肅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之言益王士衆併力北向平定中原斬曹操首懸之藁街與先主中分天下漢吳相峙豈不韙歟顧乃聽信呂蒙舞智弄術襲王于章鄉王以誠信待人不虞其詐卒至敗績王死于平同死不二年張飛亦死雖有諸葛之奇謀而力不能支矣非惟漢不能支權亦知唇亡齒寒無自固即上表稱臣于曹而篡漢之謀成矣於乎篡雖在操實成于王之死孫權呂蒙之助也惜哉雖然自天地以來人生孰無死死而祠祀于一鄉一里者不可得于一郡一邑者尤不可得况天下乎若王之祠祀遍天下雖婦女小子及四夷八蠻無不知王之姓名壯王之義勇其視魏吳君臣之死輕重何如哉予往見王之祠廟在他郡縣者多靈異其在墓所者不言可知豈非英魂義魄千載不沒自足以感動人者歟彼道家者流托于天君天將之說是誣王也予恐是邑小民有感于此者敢併及之

弘治三年奏請祭祀疏

太學生郡人蒲昭具奏

平陽府解州為預備供應等事承准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

巡河東道僉事胡漢帖文唯總司關准山西布政司照會准戶部山字一千五十九號勘合內一件建言修理祀典神廟事山西清吏司案承奉本部送於戶科抄出國子監監生蒲昭奏臣係山西平陽府解州人節該欽奉 詔書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司務在誠敬奉祀壇廟損壞隨即修理毋致褻瀆廢弛臣切見漢壽亭侯關羽亦解州寶池南下馮村人生為豪傑建功漢室歿為正神佐護 皇明四方仰其威靈九州蒙其神澤建廟於解城之西賜由於廟寢之外田有五頃以為道士佃種之業稅出千石以為神廟修理之資此古今崇報之盛心也奈何近來地方災傷本廟道士乞食外郡本州民人蔡秀荆宣等假立文契強將應祀神祇廟地混為買到私田逾年挨耕霸占致使寢廊踈漏道士復還欲為修理而措置無資臣生長於斯每遇朔望拜謁追慕靡勝如蒙伏望 聖恩乞敕該部轉行山西布政司行委公正官員親詣解州督同長印正官將臣所奏前項霸占神廟官地與同道士王知通等勘斷明白仍舊給付道士為業所得子粒因時修理廟宇買辦品物辦納春秋二祭免致科派小民仍令有司置立石碑紀其廟地周圍四至禁使後日道士不許典賣小民不許典買庶有以酬神聖禦災捍患之功而昭 聖朝崇德報功之典弘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弘治十年重修閔王墓記

荊州府當陽縣儒學教諭昭潭孟鏞撰

縣治西古章鄉也漢義勇武安王真塚在焉前奉祀有祠供祭有田邑之黃侯創始而姜侯修復之歷年既久興廢相仍弘治

乙卯臨桂劉侯初下車拜王塚慨然曰王忠義深契萬古人心况真塚近邑治祠宇傾圯如祭祀何遂捐俸命工新之經營區畫皆自一心督工則委之省祭官張俊住持僧淨壘體心協力經始于弘治丙辰春落成于是歲秋工不見費民不見擾祠宇門墻宏其舊制祀田頃畝復其故業而王祀有所托矣卜吉告成侯自為書扁其殿堂復命言以記之予惟炎祚既微三國鼎峙劉備據益以為蜀曹操據鄴以為魏孫權據金陵以為吳當是時英雄豪傑各私所事抑孰知正統所在邪惟王父子與孔明張飛同心夾輔先主誓欲恢復中原可謂能明大義者矣奈何威震華夏之後而呂蒙稱疾漢祚已窮豈人力乎蓋天也王將如之何哉雖然王固失計于吳漢固見絕于魏而王之祀窮天地亘古今者王之所以不死漢之所以無愧吳魏之所以為僭也於乎人生穹壤間孰能無死王膺歷代褒封之典而天下之人事之如生者蓋其功烈在漢廷忠義懽人心流芳溢青史與宇宙相為悠久令人秉彝好德之心自不能泯爾劉侯重新王廟固亦司民社者職分內事亦抑非侯先君子憲副激揚風俗之遺意乎若夫堂殿巍峨祀典豐潔保護修葺又有望于後之為政者

正德五年知州李文敏重修廟記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前參贊機務洪洞韓文撰

距解城之西百步許舊有關王祠乃宋祥符甲寅敕建元祐壬申復勅重修歷金元以來或以坤震或以兵燹廢而復興不知其幾我朝追崇復敕有司春秋嚴祀著為令典故傳四月八日乃王受封之日本省及鄰邦士夫軍民賫香幣走祭庭下

者肩摩踵接無慮數十萬人正德五年春古鄆李侯惟聽來守是邦首捐俸金與郡人諸僚下逮士庶咸出貲於祠之外門繚以蕭牆甃以琉璃仍扁義勇壯繆坊牌二座鑄鍊馬鍊人鍊獅子各一對以壯觀瞻又以原建寢宮率多傾撓即構材僦工撤而新之經始於是年七月落成於正德九年十月致仕縣丞官蒲昭持教諭呂子固狀乞文予河東人也於王之忠義節槩固素所欽仰而樂道者按漢史所載王當炎運衰微曹操虎視中原孫權雄據江東豪傑之士群然蟻附不復知有漢矣獨王忠義勇智得之天分乃與涿郡張益德南陽諸葛孔明知先主為帝室之胄同心翊戴建都西蜀委身事之下邳之變王為曹所得禮遇甚厚未幾立效以報曹乃刺顏良於萬眾之中復歸於漢君子謂王明大義有國士風且氣凌三軍威震華夏曹議遷都以避其銳當是時也使權能知春秋討賊之義思魯肅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之言益王士眾併力北向平定中原斬曹首懸之藁街以洩神人之憤以彰天討之公然後與先主中分天下漢吳相峙豈不韙歟顧乃計不出此聽信呂蒙之謀襲王於章鄉王以誠信待人不虞其詐竟至敗亡雖有孔明之奇謀張飛之猛將而力不能支矣非惟蜀不能支權亦將唇亡齒寒無以自固即上表稱臣於曹篡漢之謀成矣嗚呼惜哉雖然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人心之固有惟王素負氣節好左氏春秋拳拳以復漢為己任史稱萬人敵者王蓋不少愧焉奈何天不祚漢不能成中興之功此蓋漢室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豈特王之不幸哉嗟夫自開闢以來固有為神而祠祀者孰能如王近而都邑遠而遐荒異域雖庸人孺子皆能知王之姓名



慕王之忠義其視賊瞞奸權汚名穢行遺臭萬年者何如哉矧解郡王之故里歲值荒旱禱于祠下無不響應但王以正直為神彼世之愚人不知察事神之本意乃欲徼斯須之福而禳造次之禍者不亦惑乎

嘉靖三年銜史王秀重修廟記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高安朱寔昌撰

漢壽亭侯事昭烈皇帝誠以為忠義以為勇勞以定國死以勤事去今千餘年侯之威靈氣焰猶若生存廟祀徧天下蠻貊華夏武夫悍卒兒童婦女皆稱戴之疾痛疴癢屈抑水旱輒號而禱焉又或相要質盟誓終身不違甚至奸伏無畏於官而愬之神則有面發赤氣盡伏者侯為解人有祖塋在常平里中條山陰有廟在城西堧歷代 敕建規制宏敞

太祖高皇帝復侯故封弘治間始以春秋祀著為令典然遠近之民猶以四月八日為會以勤報賽至者不遠千里而商賈因以為市人有施舍香錢及賦其市地之廛歲不下二百金少亦半之聚官便吏手無所于稽嘉靖二年萊陽王君士英按部謁廟剝落不稱明祀意謂聖人因俗為治以神設教若武當泰山濟源諸處其香火之餘且以供國用今茲神顯顧不定嚴其廟祀邪判官牟景孝乃以金請具以吏所侵告士英曰明昭剗剔之餘人更時易且無窮治立法善後可也乃委平陸知縣桑仵洎景孝即以其金為工費重加修飾用有不足者取之官將積是以為償又令平陽推官喬年發贖金以佐之於是官無重費民不告勞凡門墻方牌獻殿正殿寢宮行廊受釐牲庖修飾一新前當大道則于東西各建磚門以時啓閉使非有事於廟者

則往來于屏牆之外起工于五月九日再閱月則累負顛黜聖功以訖告諸祭器悉易以銅鎔為四獅於門外其常平之墜宇亦加飾焉計自明年始五年可盈其所費矣書來屬記予惟君子之用財貴公處事尚智公則財自裕智則事不擾若士英斯舉以神治神不謂之公且智邪昔張忠定公因術士煨汞得白金百兩立命工為一大香爐充太慈寺公用蘇文忠公於順濟王廟洲得石罍乃歲諸廟欲昭示王之神聖英烈議者謂忠定為智文忠為公以茲觀之智不為大公不為遠乎坊為關王故里殿曰崇寧仍舊額也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都御史荆川唐順之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為其鄉人也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為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釀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祝又侯故為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鉦歌鼓吹其歿而葬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某因其鄉之士大夫負外郎丘君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

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蔽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于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慎伎而好氣而慷慨毅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曠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冰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曠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慎伎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從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侯之

漢關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儲柴墟謹侍郎

古之英雄壯毅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禦大患捍大災其沒也被其賜者則相與祠而祀之其人者邇小者邑究其所

及而止尔若夫肇于一方徧於天下則未有如關將軍漢壽亭  
侯之祠之侈者也侯河東解人也當漢末佐昭烈皇帝翊漢討  
賊及督荊州威振華夏吳人其偏也潛師襲之侯殞于難時  
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侯在當時義勇雄桀稱萬人敵計  
其麾戈斬級之所在襄樊許維間為多其刺顏良剋于禁尤駁  
偉竦震今小兒婦女皆知侯之為烈而駭以神之然予嘗考  
其所以祀則不盡如流俗所稱說也蓋漢統之續絕昭烈其人  
焉而已而昭烈之進止視侯之存與亡焉方昭烈之西也侯以  
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吳魏之衝侯援襄樊降其郡縣數十  
自許以南徃徃遙應操稱善兵議欲徙都以避其銳何其雄壯  
當是時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恢復之勢成矣嗚呼孰謂侯  
資志以歿遂使操奸大統摧裂漢土而王之昭烈君臣始謀不集

乃寓國於蜀憂勤經畧竟不獲其祀漢配天之心志士仁人千  
載之下猶為之悲嗟憤惜思欲起侯而從之者也由是論之則  
侯之祀夫豈荆蜀之祗專也哉不然吳魏之臣為其主謀伐者  
抑多矣迄今皆祠亡社撤觀有聞者則國統之正閏民志之從  
違智力蓋不可恃也已初江陵之難侯及子平死之及成都破  
孫尋又死之歸然大節與漢終始宗臣遺烈凜凜猶生也侯積  
官至前將軍漢壽亭侯漢壽城也亭侯漢列侯之次者爾今人  
謂壽亭者蓋弗考也與又廟額所在稱王洪武初嘗詔例仍其  
舊侯仗大義以討僭竊其不卑侯而王稱也噉然矣予故悉書  
以正之泰之廟不知何所始予以事禱輒應且慕侯之義烈思  
以文字報焉乃為碑載其所以係民心者而系以辭侑其享云

辭曰

神之來兮夷猶遭雲中兮歷九州覽河山兮既改慨宗國兮悠  
悠勤之中兮江之左彼何人兮敢汙吾土叱余騎兮徂征忽反  
顧兮千古神之去兮荆之野紛云旗兮風馬闔廟兮洋洋鬚如  
戟兮面如赭揚漢靈兮耿無方奄四海兮皆漢之疆驅癘兮降  
康民欽祀兮不忘

義勇武安王集卷之五

義勇武安王集卷之六

序

新編關王事蹟序

至元元年正月上元日漳濱隱士巴郡胡琦著

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壯繆傳未嘗不釋卷而嘆想見  
其為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後在當陽訪求章鄉侯死所每  
遇之尚凜：如生未嘗不徘徊顧瞻慨然感動而嘉其大節之  
不可奪也嘗謂漢自中平已後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於許都  
孫權擅土地于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群材並出從而附  
之者莫非漢臣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迹其所為遺臭天  
下孰若雲長大勇憤發心不忘義事漢昭烈誓同生死守荊州  
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姦雄之膽可不謂

壯哉惜乎事機垂成禍生于所忽乃守其志終始不回卓然為漢忠臣獨見稱於後世廟食玉泉至今不絕四方祈謁靈應如響不亦盛乎及考其事迹本末具存國志所不載者散在衆籍文字交錯難用檢尋覽之者不無爲焉而世俗所傳道聽途說鄙俚怪誕予竊笑之故嘗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舊令尹孫君吉甫燕山之彥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過予漳濱問三國所以興亡又問雲長成敗之由及玉泉靈顯之迹予一一據實以對吉甫喜甚且曰先生蓋裒為一家之書予應之曰凡僕本心也不敢以愚淺辭於是退而具草以本傳為主旁搜前史互閱故書校其同異差次而推衍之編為實錄其文則因於舊其事則詳於前遂乃因而論之以備遺亡又輒用己意稽古驗今則為八圖神像圖世系圖年譜圖馬印圖壽亭侯印圖大王塚圖顯廟圖追封爵號圖又廣覽載記採事撫實析作四門曰靈異曰制命曰碑記曰題詠積年而後成立名曰關王事迹凡五卷別為玉泉志三卷以附其後雖不足傳之將來且欲抄之山房以成吉甫之美意焉耳若夫重刊厥誤續補其遺以俟後之君子

弘治甲寅重刻事蹟

賜同進士出身知夏縣事前監察御史廣德姜洪著漢有死義之臣曰關羽字雲長解人後世累封至王爵立廟在城壕西有實錄論譔王之德善功烈勲勞慶賞甚詳惟多竄入怪誕可疑若宋臣王欽若薦天師張繼先焚符召王用陰兵除盪池蚩尤之崇陳僧智顛以王捨山造寺授五戒為者臘作護法之神與夫助兵討賊投書降神之類皆是又春秋無正祭惟

歲四月八日遠近子女皆剗擊羊豕伐鼓嘯籥雜俳優巫覡  
舞燕女以娛悅神通胛蠻若俗之淫祀者州人太學上舍蒲昭  
以祀典弗正奏請制曰可解州守臣登州楊巽與二三寮臣開  
州張昇鄆陵梁敬徽州梁端奉若成憲罔敢怠忽先時廟有奉  
禴祀田若干畝為民所侵至是悉反於廟春秋用灌用燎用牲  
用幣與祭社稷同儀式州守以王祀既正欲刪正舊錄鋟梓以  
永終古命予叙於乎鬼神之道理一理氣聚散聚則魄靜魂動而  
為有散則魄降魂升而為無故匹夫匹婦老病疴屨而死者理  
氣即散不復能憑依於人若有用物宏取精多不伏其死者則  
魂魄強有精爽至於神明達理者為之立後立廟以撫之則有  
所歸人能竭誠敬以事之則精神感通民之水旱蟲孽苗沴疾  
癘禱之亦咸若有達是皆理氣所有王生漢末天與義勇神啓  
機智臣事昭烈誓討漢賊心如江漢朝宗雖萬折而必東忠義  
壯烈凜不可犯况其死也討賊之心未伸忠憤之氣未雪其精  
氣游魂鬱結蒸薄於太虛之中而為神也不亦宜乎非若笑於  
梁觸於胸或有或無出於理氣之變而不正者也且王之生也  
雖曹操孫權皆為國賊而不肯事豈有死而為神即俛首喪氣  
聽命於異端邪妄之徒而有斬妖護法之事乎天神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無形無聲與造化屈伸往來又豈有興兵投書顯  
然若人所為之理此皆佞臣王欽若及後世腐儒妖僧矯誣之  
說耳今太守一皆釐正之足以洗穢蕪而正人心於風化亦深  
有補助云

重校武安王集序

嘉靖四年冬十月既望後學高陵呂柟撰

王集元季巴郡胡琦已嘗編刻名關王事迹 國朝解郡守相  
繼者又增刻二三次然今板本模糊文字缺謬則已不可傳遠  
間方理解志并釐王之世傳竊欲校刊此集未能也乃

欽差初公廵按是地爰有茲命又惧耗貲損民非王所欲即以  
其香火餘金充工食費於是柵遂得申次其文裁刪其冗采補  
其缺或考諸蜀記或質諸本史或訪諸當陽志或問諸常平里  
而王集成凡六卷柵謂勇不善用匹夫之力責育之憤也勇而  
善用聖賢之道文武之怒也當漢末世劉先主帝室之胄志復  
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隆中諳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  
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王家在解梁身為布衣爾乃見超乎億  
人之上趨數千里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  
決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瞻茲叔季鮮其儔匹

配義與道此真其勇乎又嘗謂凡天下大業之成雖其時主之  
聖天命之新然皆賢人君子才智忠義為之經營及其敗亂皆  
小人浸漬以致之若乃臨危遇害小人者又竄身謀已改面事  
人而賢人君子獨效節不去則天道似多福淫而禍善老莊鄉  
原之徒由是稱也然則王之事亦天乎昔者齊崔杼弑君晏平  
仲以為人有君而人弑之而不亡不死不行及被劫盟則仰天  
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君子猶  
或譏其不亡不死不行之非義也然則凡食漢土之毛者孰非  
其人而暇恤其緯乎彼曹操孫權漢室雄賊已勿足論其餘從  
而事之者雖其籌策之良材力之威則亦盜跖分均出後之仁  
義耳又安可與王比方孔明因論馬超推王在黥彭之上目為  
絕倫豈曰無見天人而直雖死猶生人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



仁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實辱王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  
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  
上之日耳若乃曲儒陋士疵王矜已傲物以取敗夫以王之所  
負其視當時人不啻犬彘故於孫權罵以貉子絕其請婚非以  
為狂也其於曹操報刺顏良封還賜金非以為廉也其旨深遠  
而其道廣大舉吳魏君臣皆不解其故雖後之君子不過目以  
國士虎臣耳然則王之心又安可語邪故今校刊王事而因問  
論其心注之各章之下使貪夫懦士亂臣賊子雖死猶不免于  
懼云

義勇武安王集卷之六

義勇武安王集卷之七

祭文

察罕帖穆爾

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兼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諸道

行御史中丞

維至正二十年歲在庚子四月丁巳朔越十三日己巳具官察  
罕帖穆爾謹遣檢校官張衍敬具牲帛香齊之奠虔告于

義勇武安英濟忠祐王之神曰惟王忠義智勇占冠當代百世  
之下星日皎潔駮熊虎之姿佐蛟龍之主礪犖功名金石節操  
生則威震華夏沒猶神明其德英聲耿烈大虛始終率士宗裡  
同一昭感爰自奮揚義旆翦伐兇頑十年之久頗克就緒冥嘯  
陰相永觀厥成茲惟仲夏之交荐臻暎虐二麥阻秀百谷隳務  
民物憔悴遑二失寧沴氣致異寔繇人事乖方百司庶職敢怠

修省神若弗鑒大患將及是用懇祈惟密贊化機回旋生意沛  
沾甘澍以滌氛侵以蘇民命以輯我戎事以祐我邦家百靈永  
綏於惟報祀惟神之休其惠之無靳尚饗

衆家奴

承德郎晉寧路解州達魯花赤

維天曆二年歲次己巳正月乙未朔越十五日癸酉具官衆家  
奴等敬率僚屬道人耆老謹以柔毛清酌昭告于

義勇武安王神位前惟王忠冠一時義高萬古匡助王室表率  
臣隣故天下廟祀在、明享凜然生氣耳聞目存延者傳云默  
相國家神力禦侮王音贊德式展王休衆家奴等謹於上元吉  
日恭奉頒降加封 顯靈義勇武安英濟之號敢告廟下仰荅  
昭貺對揚徽稱伏願靈明少恤震懇通天以時風雨佑世以降  
以祥福淑禍慝輔治補化伏惟尚饗

何永芳

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運使

維景泰二年歲次辛未四月己巳朔越八日丙子具官何永芳  
等敢昭告于

義勇武安英濟王之神曰惟神義全大節勇冠三軍生為上將  
沒為明神保護鹽池富國利民茲當孟夏牲帛具陳神其來格  
鑒此明禋尚饗

張恪

解州知州

維景泰二年歲次辛未四月己巳朔越八日丙子具官張恪敢  
昭告于

義勇武安英濟王之神曰惟神生為虎臣沒為明神昂、義勇  
赫、英靈功施漢朝威震三分血食綿、歷代褒崇茲當孟夏  
酬德報功謹以牲帛醴齊用伸虔告尚饗

御祭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九月壬申朔越十三日甲申  
皇帝遣御用監太監梁芳謹齋香帛牲醴之儀致祭于

崇寧義勇武安王之神曰惟神天挺英豪而號萬人之敵理涵  
麟史以興一國之圖酬德報功列侯嘉謚建于大宋勅命靈魂  
復統陰符之兵勦滅蚩尤之怪妖氛既絕旱虐隨消天降甘露  
池盈塩水生民獲利國課充輸王爵褒封則廟貌於無窮真君  
號進則忠蓋于當時赤心衛國尊主庇民邇境清寧神武功烈  
尤冀佑

皇圖之永固更希眷

寶祚之悠長遣使達誠持香致敬靈威顯赫昭格是祈尚

王勉行人司行人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十五日具官王勉敢昭告于

義勇武安王之神曰惟神忠肝貫日義膽懸穹號萬人之敵擅

三國之雄羊姿偉厲度量寬洪通春秋之大旨振華夏之高風

桓：威武濯：元功勉昔微賤獲疾注胸痾反復斯命將窮

偶感王夢獲覩神躬命醫濟藥轉吉除凶告給孤曰宿緣未盡

荅二聖言後祿方隆茲登進士果獲令終勉感陰佑欲報無從

茲因使事路適解中謹申斯奠用表微衷神其是鑒來格來崇

尚饗

張鉞 解州知州

維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具官張鉞謹用特羊清酒告辭于

義勇武安王之神曰漢季之衰微兮群豪競馳仰夫子之向美

兮獨識依歸蛟龍雲雨兮終豈在池昭烈之業兮功其半之天

不祚漢兮智勇非虧我今辭位兮夫子其知尚饗

李昆 解州知州

維正德四年月日具官李昆敢昭告于

義勇武安王惟王雄才正氣鎮一時之擾威靈神爽閱萬世而洋顧予不肖夙知尊德薄才疎不能續休聲于單父所遊王之里而登王之堂賴民淳俗美幸免見覆轍於康莊抑且歲序再更興居無恙眷屬群聚悅豫且康近遇恩命於天邊切沾曠蕩尋領憲節於關右僭預激揚宣室見招本皆望外中書再入誠不自量凡此多福之駢集永惟神庇之難忘茲當遠離無任徬徨柰致奠一誠是將惟王如生其來鑒嘗

魏綸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七月壬申朔越七日戊寅具官 魏綸謹

率所屬官僚李文敏耆民王章等致告于

義勇武安王之神曰惟王妙用顯應祐庇吾人今年三伏不雨逾期益旱禾苗枯槁上下驚惶綸巡歷至茲中心慚惕率屬敬禱遂蒙神賜頃爾祥雲四布大沛甘霖枯槁之厄盡忻然榮茂驚惶之念皆勃然惟騰年登大有人樂豐收皆神之賜也綸等仰荷神休謹具牲醴果饌庶品恭伸懇謝惟冀尊神是歆是格尚饗

王秀 山西監察御史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丁酉朔越十五日辛亥具官王秀謹以羊一豕一委解州知州林元叙致祭于

義勇武安王之神惟王當群雄角逐之秋而明擇主之智於漢

西安王傳  
卷下  
十九  
賊猖獗之際而全授命之仁威震華夏勇絕古今大行中條壯  
萬古英靈之氣皇天后土表一生忠義之心秀也每叶休祥之  
應素傾仰慕之忱頃因行部駐節河東縱觀廟貌弗稱明禋乃  
屬守土之吏効茲建葺之勤工材既飭輪奐重新表義顯忠愜  
眾寧神吉蠲式落牲醴具陳王其孚祐永惠吾民尚饗

解州祭文

惟王忠義貫日英烈蓋世志復漢基百代崇祀惟茲解州實王  
故里令當仲春秋謹以牲帛染醴式陳明事

詩贊

關將軍祠

郎君胄唐人

將軍稟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誰為感息  
者竟是思歸客流落荆巫間徘徊故鄉隔筵對祠宇灑酒暮  
天碧去、勿復言啣悲向陳跡

義勇行

滎陽張珣宋人

憶昔天下初三分猛將並驅誰軼群桓、膽氣萬人敵卧龍獨  
許髯將軍威吞曹瞞欲遷許中興當日推元勳惜我杜繆功不  
就竟令豺兕還紛、血食千年廟貌古歲時歌舞今猶勤君不  
見天都靈武巢未覆撫髀常思漢壽君

曹南道中憩關王祠一首

陵川郝經元翰林學士

傳聞哨馬下江陵青草湖南已受兵關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

事到今爭

題大王塚

涪城吳君敏

豫州撥亂欲興哀義勇如公古亦稀  
貞日忠誠存漢室擎天勲業著樊圍  
芳仁內變兵纜散封達傍觀事已非  
若使蒼穹扶赤帝英雄未必蹈危機

漢壽侯

呆齋劉定之

雕戈鐵馬作長城百戰山河恨未平  
斷舌果卿聲比死歸元先軫面如生  
山花承露糝糊血江樹號風叱咤聲  
西蜀旌旗今寐寞空餘青史掛芳名

漢壽侯樂府

西涯李東陽

漢壽侯義且武冠三軍振華夏斬仇將報知  
者身不可留臣有主潘云仲以抑彼且老瞞不追猶有度誰其仇者吳陸呂彼商與呂何為者哉歲

十二月侯出走吳人縛侯生縛虎死猶怒鬚如虬  
眼炬吁嗟漢乎天不祚有馬不踐中原土侯身雖亡神萬古

青泥池

咸寧伯王越

秋風岸草不勝愁千古英雄事已休今日青泥池上過  
辨香端拜壽亭侯

壽亭侯廟

祝顯山西參政

絕類英姿蓋世雄能於草昧識真龍最嫌唇齒先為患  
空使奸回欲避鋒父子一朝成厲鬼畫圖千載見遺容  
堂祠廟盈寰宇不獨鄉人解敬崇

康衢子許莊山西參議

漢業遑、四海傾西南間氣聖賢生堂、義勇乾坤遠耿、丹  
衷日月明吳主望風心膽碎曹瞞聞說夢魂驚試看廟貌虛靈

處尚有神光射六清

湯沐監察御史

當時誰箇似驍雄早識劉公在眼中  
誓死肯教移厚待辭婚真欲表孤忠  
糜粦自作開門計章武終成鼎足功  
四海只今多廟貌英靈還屬舊河東

齊安曾大有

監察御史二首

髯侯天挺萬夫雄志復中原百戰中學術  
真成淹左氏丈夫元不齒黃忠心懸天日  
曹瞞札威振襄樊漢室功烈橫秋生氣  
在廊清多藉庇河東

龍爭虎鬪負英雄四七當時數已窮  
管樂尚早諸葛比魏吳寧與卯金同  
翻憐孤注荊州旅剛建三分鼎足功  
古貌丹青動毛髮三屏何地可能容

雲間袁翺

河東人

漢祚蕭條只豫州紛：逐鹿破金甌  
英雄自負能平賊曆數其如不在劉  
吳下腐儒志正統隆中老將識髯侯  
三分鼎據今猶恨不恨曹瞞恨仲謀

武安王祠

蒲圻黃玠

巡按御史

百萬貔貅屬指麾死生忠義總無虧  
橫秋氣節乾坤滿振世威名遠近知  
吳魏狙謀方得計高光鴻業遂難支  
扶危已盡英雄力爭奈炎劉運祚移

潛江初杲

監察御史

崇寧門外廟祠深跂仰遺忠得再臨  
曲徑回廊餘古碣夕陽寒木下幽禽  
炎劉祚去空孤憤天日書留見此心  
成敗不殊丞相恨英雄還為淚沾襟

次韻

解梁程鵬 南京刑部員外郎

左氏春秋得意深精忠赫二儼如臨盟堅鐵石扶真主威震華夷  
鬼附禽歷代褒封崇大節千年汗簡照丹心炎劉灰冷應天數  
遺恨令人淚滿襟

高陵呂枏 解州判官禮部侍郎

翠柏蒼松渤海深拜瞻仙廟獨登臨  
條山涑水斟鄩烈白日青天陸遜禽周鼎自扛誰敢問魏金唾視  
是何心當年丞相絕倫嘆止為姦諛淚滿襟

關王廟

河東陶琰 兵部尚書

英雄仗劍任遨遊不徇人情作去留  
志在春秋知討賊忠存社稷欲安劉  
已昭義武論華夏豈料危機出仲謀  
功策未成千古恨年々廟祀仰神休

關公宅

二泉邵寶 許州知府禮部尚書

本來報效非心服死後英魂肯再遊  
白日在天書一紙清風如水廟千秋  
伏橋有志寧臣趙左袒無期只為劉  
半部丘明真得力兒曹空解頌君侯

題辭曹遺像

東鹿王宗彞

惟王忠義貫今古書別曹公表此心  
任是老瞞新禮厚肯忘故主舊盟深  
炎劉將息淹々日漢祚告終漸々沉  
如此英雄功不就仰瞻遺像淚沾襟

關雲長張翼德贊

楊戲 字文然蜀人也見蜀志

關長也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  
虎烈蕃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  
贊主洪業伴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墮身匡國



漢壽亭侯關公像贊 有引

嘉靖庚戌仲冬望日吳郡顧夢圭焚香拜手謹書

江西右布政即本州二父母寅坐堂兄也寅坐偶鳩像贊在州并索書之

按公本傳公侍漢昭烈於搶攘百戰之時竭力周旋不避艱險守下邳城為曹操所繫遇以殊禮卒辭操而歸劉及孫權求婚詈辱以拒之既而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荊夏孫曹益忌公彼此構禍公遂傾殂其平生忠勇正直如此且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允協祭法固宜遐陬僻壤咸建公廟祈禱輒著靈應云予弟舜祥自幼知敬奉公近感夢徵迺購公畫像灑掃室堂晨夕瞻禮乞予為之贊曰

漢業分崩群雄鼎峙惟公忠勇力扶漢裔千載如生英風勁氣福善禍淫崇祀罔替丹青煒燁馳赤驥劍戟旌麾虬髯虎視戰伐妖邪蠲除疫癘惟誠感神第祿永昇

漢壽亭侯贊

嘉靖戊午仲春吳人顧夢川焚香頓首書

巨靈擘山狐鼠競竄深谷精衛填海木石難回劫數星眸晶熒兮後千祀而猶生靈蚪天矯兮凜萬夫而卻顧噫嘻當初不是玉泉老衲頭勘破機緣至今與吳下阿蒙芳苴迷歸路

按漢封爵有縣侯鄉侯亭侯關內侯縣侯但著封邑關內則通稱惟鄉侯必曰某鄉陳蕃高陽鄉侯之類是也亭侯必曰某亭鍾繇東武亭侯之類是也此漢壽亭侯也或謂侯封於壽亭以不臣曹氏故系之漢謬矣友人錢方山藏侯遺像長不逾尺而稜威雄雄有擒良俘禁氣象壯矣哉侯神在世間土木丹青無不肖似固天下崇奉之誠之所感召豈亦其

英靈之氣若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邪敬為贊而歸之  
且辯夫世之惑於壽亭之譌者

義勇武安王集卷之八

存疑 印圖 顯迹 不可謂無疑也 姑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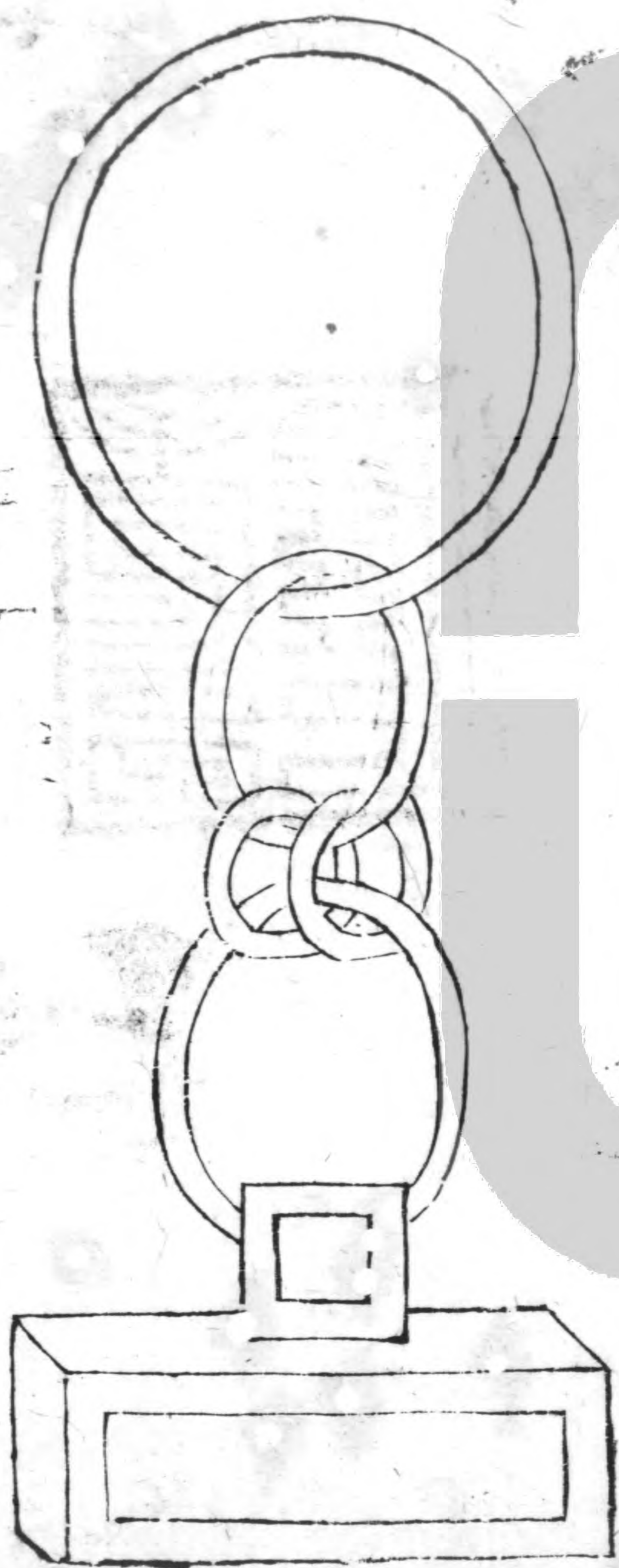
司馬印圖





璚云玉泉顯烈廟有司馬印二枚相傳以為漢印王所佩也其  
一方一寸刻文曰別部司馬即本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  
別部司馬者其一方寸有五分兩環相連系于印鈕文已訛缺  
惟左有司馬字可辨或曰關羽司馬或曰荆部司馬俟考 判  
曰印文皆古雅類漢人刻知傳者之非妄矣

壽亭侯印圖



琦云今關廟中有壽亭侯印即王初封印一鈕方二寸有奇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印上相傳宋紹興中洞庭漁人得之入之于潭府以王舊物歸之廟中臨川興聖院僧慧通圖之以傳南雄太守黃允為記洪氏隨筆記甚詳又為允作辯跋見行淳熙四年佳山真慈摹畫印狀獻于東宮廬山司馬知白亦為記端平兵火延燒寺宇獨此印與二司馬印存至元十二年荆門歸化山門齋以赴闕皇慶元年正月日住山廣鑄詣宣政白院官乞進聞所藏漢時佩章及宋時龍眉龍角并獻所繪景德寺圖院使太尉安普國公引朝于光天殿之西壁吾殿近臣進呈玉音往復宣問閱視良久喜形于色賜馬乳一危寵章特異人以為榮判曰古印刻皆多不傳獨壽亭侯印至元且存雖火不毀蓋與秦璽和氏璧同其猶神之精爽不泯者乎

胡琦論陸法和梁宣帝假神兵事

董佺重建關將軍廟記云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今按通鑑云

梁武帝蕭大清元年東魏司徒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附封河

南王二年帝復與東魏通好景不自安據壽陽反舉兵渡江逐

至建業三年景攻城陷之帝為景所制以憂憤殂簡文帝立紹

武帝第三子侯景廢而弑之明年改大寶元年湘東王繹武帝第七子誅侯

景即位江陵是為帝以天子制于賊臣不肯用大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下令大

舉討侯景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任約攻

湘東王於江陵王使將軍王僧辨屯師巴陵五月使將軍胡僧

祐陸法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攻破任約軍擒約又按北史陸

法和傳云法和詣湘東王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

津二日便發湘東王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大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 and 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董佺廟記又云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今按南史梁元帝紀云承聖三年九月魏使柱國于謹等將兵五萬來攻十月軍至襄陽梁王蕭譽率衆會之十一月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魏軍至江陵柵下百道攻城帝出柵把門親臨障督戰將軍胡僧祐中流矢軍敗反者開四門納魏軍帝白馬素衣出降魏人執帝如梁王蕭譽營為譽所辱遂被害明年正月王琳將兵自小柱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元帝遇害琳與帝發哀乃屯兵長沙移檄遠近為進取之計皆推琳為盟主琦觀通鑑及南北二史止如此載陸法和梁宣帝祈神求助事不見顯迹別無文字可檢董佺記云聆其故老安可誣也據此佺必得其實非附會為說也今引史以證之使後世有考焉判曰法和及梁宣假神事有無未可必大抵任約偽臣王琳叛子一遇假英義之人亦必褻魂喪魄者也

施山造寺論

智者大師實錄云大師名智顓陳光大中自天台歸渚宮暇日  
登紀山遠望當陽見山色如藍上有紫雲輪困如蓋念彼當有  
勝地於是涉清漳過曲沮至當陽入山尋之初抵青溪與意不  
契還至金龍池北百餘步有大喬木空如菴山林幽深可以卓  
錫即止焉一日宴坐林間忽見神物鬼兵山精木魅種、妖怪  
千變萬化更出迭沒不可勝名又有巨蟒長蛇毒蟲猛獸之屬  
左右盤旋注睛睥睨若吞若噬師了無怖容授以三歸有頃皆  
自消滅又於夜半山空月明見二神人接武而前一人美髯而  
威猛一人少年而俊偉師知其非人問曰長者為誰答曰吾是  
漢前將軍關雲長也又問曰少者為誰答曰此子是吾子三郎  
也曰與公幽顯殊塗何意來降曰以師有道行故來修敬曰何  
所而來曰昔 口鎮荊州討漢賊父子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  
依此山久矣是間人迹不通師住此何為曰道人欲於此卜築  
以奉佛神曰善哉願捨此山作師道場言訖不見由是智者往  
覆船山為第一代師師既建道場聚徒說法學者雲集師嘗見  
神父子就而聽之一夕見神謂之曰吾昔以軍旅為事豈知有  
佛今者願受戒品永護佛法師感授以五戒 判曰顓事恐未  
必然然顓亦可謂清虛通幽之士矣若其言語答問之詳或其  
徒潤色者也

### 感雨論

荆門志云隋開皇初勅給寺額曰一音其春亢旱百姓以為神  
怒智者率眾到泉源諷經便感雨澤是歲大熟 判曰神主山  
川雲雨人精誠則應之

### 天台顯靈論

智者實錄云智者自玉泉復歸天台仍住國清及將入寂語弟子曰我滅後有大力鬼神取吾肉身去汝等當倒誦揭帝呪勿睡晝夜守護至第六日僧徒意稍怠合寐忽風雨暴作遂失肉身云是關將軍取藏於玉泉山谷間人莫知其處今天台佛壠巘雖有智者塔肉身不在焉 判曰此或智者之後所為語乎

### 解池斬妖論

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於池歲收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鹽少虧失常課此係災異不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視使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稱城隍神令臣奏云為鹽池之恣者蚩尤也忽不見上怪而疑之顧問左右左右皆以災害之生有神主之為言上乃召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夷簡夢神人戎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讎言也我為此不平故絕池水爾若急毀之則已不然禍無窮矣夷簡還白其事侍臣王欽差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於是召天師赴關上與之論蚩尤事對曰此必無可憂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為神蜀將軍關羽忠而勇陛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荆門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乃即禁中書符焚之移時一美髯人操甲佩劍浮空而下拜于殿庭天師宣諭上旨曰蚩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為民除害如何荅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岳瀆陰兵至彼并力為陛下清蕩之俄失所在上與天師肅然起敬左右從官悉見悉聞莫不讚嘆忽一日黑雲起於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鏗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天



日晴朗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遣使致祭仍命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祀 判曰朱能天書降時之語多類此神縱有影響未必如王氏張氏傳也

### 崇寧平崇論

廣見錄云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宋崇寧中宮召平解池之崇凡四詔赴闕賜號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夫按查肅續通鑑長編曰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為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寶故也以此考之廣見錄所載年分不差虛靜之召當在四年之前蓋崇寧盡五年也世傳虛靜平解池之崇以為得神之助斬池中蛟也由是疾有崇寧真君之號 琦謂解池神怪之說參諸前史上稱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復而稱賀無召天師平崇一文而兩出於傳記小說一見於祥符時一見於崇寧時二天師之力居多以上所說不同故具列之更須考詳 判曰此多張氏世濟其說者也

### 嚴宥降神論

荆門志云武安王廟食玉泉山荆門城西行祠在烏宣和七年春守獄吏嚴宥得狂疾解衣跣足疾走詣祠內瞠目注視若有物憑遂巡降神語呼守殿僧詬斥之具告以祀言不虔若將重加譴呵而姑貸之觀者比肩毛髮皆凜嚴素不解書時日既夕疾呼取紙札滅燭書一十七字曰一正只行為用限善好事相從只此不可言筆力道勁類顏柳書然章旨莫克究也嚴既悟咨嗟嘆息因叩頭懇請乞化緡錢營寢殿三區若有鬼神陰來贊相天造地設運用有立時前當陽縣尉李穎鑿諸石以記始

未判曰此必宥素行不正乃為神所憑以罰之乎

### 金氏化狗論

湖海紀聞云邢州李生者事母至孝母年老喪明其妻金氏性頑狠侍奉有缺母嘗責之金氏以為恨一日生出外金氏具饌進母適有小兒在竈下遺糞金氏乃以麩糞燒餅以進母聞臭不食留以待兒之歸俄而生歸母語以故生怒捶之金氏奔匿關王廟中生尋求不得居二日有報生即入廟見一狗伏神案下睜目欲噬人此狗人言曰我不合以不潔之物奉姑今化為狗矣數日而死夫不忠不孝之人神必誅之觀金氏化狗事其報甚速可不畏哉此宣和間事也 判曰金氏生即狗彘之不如豈待化乎哉

### 李公受書論

琦前居荆南得宋時小說一篇載侯致書李忠愍公事甚詳後因移居漳濱散失不存予猶能記憶不可使泯滅而無傳故謹次之以存觀戒李忠愍公名若水字清卿邢州曲周人也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日嘗晝坐聽事有一健步造于庭稱是關將軍使者出懷中書置前忽然不見公大駭啓緘視之外題關雲長押封其書大畧言歲在午未世當亂侍郎勉之公甚以為怪不曉所謂其後靖康元年歲在丙午公奉使金國除吏部侍郎明年歲在丁未金人圍汴京公隨駕出城求和公不屈為金人所殺異哉其靈驗如此嗚呼靖康丙午丁未之辭豈非天耶將亂之兆神先知之以書諭公其有旨哉益勉公以忠義也及夫亂作當時任事之臣皆苟生之徒不知君臣之義罕有能伏節死義者而公獨忘身殉國知死不懼非烈丈夫孰能若此哉可謂

無負於君無愧於神矣 判曰此必李公平日有志于神乃有斯見乎

### 梁瓊感夢破賊論

梁瓊太原平遙人少事元太祖太師國王以質子當怯薛壬午年武仙據真定反山東皆響應詔授太師國王為都行省督諸軍討之瓊健勇有幹略選充太原府平安州征行帥左監軍使率所部從先鋒都元帥笑乃反征收山東真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等路悉皆平定獨益都形勢險阻武仙支黨負以為固城守不降瓊引兵至城下招諭賊不聽乃圍以困之凡五年未下丙戌年三月內瓊在圍顧憩于桑林枕鞍而寢夢有髯將軍被甲執刀若世之所畫關王者而告之曰梁元帥可無懼吾護助爾言訖乘馬而去瓊寤而異之已而左右搜索於空桑中得文書一卷發而視之乃關王畫像也持以獻瓊瓊置於帳中事之甚虔由是屢戰屢勝若有神焉瓊乘勝與諸將合兵攻破其城益都平瓊以先登力戰功加安遠大將軍充太原路征行元帥懸帶金符桑林之夢至是始驗可謂靈也已丁亥年元凱還鄉建廟歲時祀之嫡孫橈字仲祿延祐三年春為當陽人予見于琴堂具言其先世事退而書之既以彰神護國之靈又以紀瓊破賊之功云 判曰瓊平日志在於神故所向輒克云

### 沔陽焚廟存像論

沔陽府舊有武安王廟甚靈大德十一年居民遺火焚廟廟中諸神像皆為灰燼獨武安王像貌儼然如故士民傾城聚觀無不嘆為神異是時當陽尹崔舉奉省委至沔陽目覩其事 判曰此亦間有事乎

于保兒還鄉論

國朝洪武解州下封村有于保兒者聘本村汪氏女甫三日而  
戍南海汪氏家居以紡績為業者事其姑盡其力每飯輒留米  
一匙積至月朔市香紙謁武安王廟以祈夫回久之歲在丁卯  
三月二十三日時保兒在彼為總戎牧昏暮時王謂保兒曰汝  
思家否泣而告曰僕離鄉萬里而瀚海隔絕何以能到王曰吾  
亦解人寓官於此今而西還既欲往當偕行送蒞於馬後聲瞬  
息間墮於下封村之東壠遍體沾濕劬骸疼痛及旦乃匍匐而  
叩諸耕者始知至家見父母與厥妻相持而哭備道回家之由  
知為王神力之佑汪氏至誠之感伍中隨報迺即保兒是夜  
冢之明日也聞遂蠲厥役至今雖黃童皓叟皆能道之而  
丁二家尚有人焉判曰人能精誠雖天可回也

漢壽亭侯集叙

壽亭侯在蜀漢三分之際以虎將名其風旨言論載諸史冊者  
僅見一二寔無集也茲輯其集二編以艷其事蓋歷世文墨之  
流哀其烈而思其義鳴之以文章昭之以碑碣垂芬芳於無窮  
也以故旁獵而成編嗟乎在昔忠義死節之將名於世者紛  
馬而唯公最著揭其大節可與日月爭光此誠有所會而儒先  
談之亦詳矣然以公之義而安於壽亭之封為漢賊竊笑豈公  
之苟就官爵欲與附曹氏若劉巴苟攸之輩爭雌雄耶殆不然  
也當是之時公值孤窮之勢矣而寔為曹氏腹心之疾故隱忍  
受其封以示無疑此與子房為韓之心同也是以一奮荊州而  
曹氏欲亟徙許都以避公之鋒公於此時亦足以伸大義於天  
下乘恢復漢祚之幾矣而卒蒙吳難不旋踵於西者豈係人力

哉余怪司馬光作史書孔明入寇則其視關張諸將皆首亂不義之為乎是司馬氏壽亭侯之罪人也某家世祀公因葺公之廟宇為林木所翳一夕大風拔之俗以為公之神不肯驗於江東非也俟梓共集以行尚有遺文未盡采撫者哲人君子其亮余同志而續之亦可以興三細五常而高山仰止之詩不徒託於風人矣

嘉靖甲子孟夏吉日玉峯顧夢羽撰

義勇武安王集卷之八終

重編義勇武安王集序

余備官兩浙嘗有事于台會掌印劉揮使語及雲長事因出雲長集二冊曰此仙居應大叅稿也公盍刻之余許諾未幾入賀

聖壽偶見少宰程松溪先生松溪引坐少偏詰其故指示雲長像在上且云素敬此公余從容以序請并以集稿呈他日復謂余曰自古及今婦人女子兒童走卒無不知名者惟關雲長范文正朱文公輩數公今欲以此意為序可乎余曰善矣已而別去序久未踐約稿因不復還已未春居先大夫憂既逾年乃取三國志閱之爰加考摘復得涇野呂先生所刻解州本以成此編間

採及他書視舊稍有刪潤嗚呼雲長之忠烈威  
名在天下後世者夫豈待於言而後見集已贅  
矣脩之不又贅耶斬二守顧君寅齋慨然捐俸  
鍍梓以廣其傳其秉彛好德以風吾人之意可  
謂盛矣敬用叙於末簡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仲夏十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貴州按察司副使斬陽顧  
問頓首拜書

卷之四